杨华生说细节

张振国

2005年8月的一天，我通过宋小琴老师约定，要到鲁班路的大同花园与杨华生老师见见面，继续谈《上海老滑稽》书稿的事，我私下里准备的问题是滑稽戏中的细节表达。

天很热，杨华生为自己冲了一杯咖啡。我坐在他的对面喝可口可乐。说是谈话开始，实际上是滑稽戏表演开始，杨华生用表演的形式给我讲述了几个细节。

三个人登上舞台，一个自称是樊迟，一个自称樊哙，一个自称樊恼。接着又有一个人上来，先问樊迟：“你的名字是谁给你取的？”

回答说：“是孔夫子取的名。”问者肃然起敬。

又问樊哙谁取的名字，回答说：“是汉高祖刘邦取的名字。”问者十分钦佩，说：“真是汉朝的一名勇将。”

最后问到樊恼：“你的名字是谁取的？”

樊恼回答：“樊恼自取。”

杨华生说，这里三个姓樊的，各自回答了是谁给取的名。第三个回答的内容蕴含了一个很大的历史事实。韩皇后死后，韩侂胄失去靠山，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，平息朝野上下对他的不满，利用蒙古攻打金国的机会，北伐立功，匆忙出兵，落得仓惶北顾，内外交困、一筹莫展的尴尬境地。这里用取名来讽刺韩侂胄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，招来许多烦恼。这个细节忠告人们不要自寻烦恼。

细节对于艺术是十分重要的，生活中的细节一旦搬上舞台，得到呼应或者碰撞，就会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。无论编剧还是演员，都十分看重细节。杨华生喜欢发现和积累细节，运用细节。

邻居夫妻吵架，吵得不断升温。杨华生听不下去了，前去劝架。杨华生对他们讲：“牙齿还要嚼着舌头，夫妻之间有不快，只要谅解不要吵架。特别是做丈夫的，是大丈夫，是男子汉，气量要大，绝对不能动手。男人么，要当君子。君子动口不动手嘛！有理好好说。”邻居听了杨华生的劝说，不再相骂。不料，到了下午，这对夫妻突然又争吵起来，女的敲门叫杨华生评理。原来女的在下厨，一时忙不过来，请男的帮忙，借此缓和矛盾，可男的上午的怨气还没有消退，闷声不响，只顾看电视，不理睬她，于是两人又吵了起来。杨华生问男的，眼看着妻子这么忙，为什么就不肯帮一把？男的讲：“咿？杨老师，你上午不是对我讲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所以，她烧饭，我不用动手帮忙，只要等烧好后张口吃饭就可以啦！”这番话在舞台上能够出戏，可是在生活中还是不能解决问题。唱了几十年滑稽，并以机敏、思路敏捷著称的杨华生一下子找不到词。突然，杨华生想起词来了，说：“不动手何以动口，只动口，何以生就两只手，做事靠手，吃饭靠口，互相协调这才是君子的口和手。知道什么时候动手，什么时候动口这才是谦谦君子。”三个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他，她看他，噗哧一笑，各自回家。这是生活中的戏，是偷换了动手动口的概念而产生的戏剧效果。

有一次杨华生到商店去，在百货柜台前一站，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，眼睛盯着面盆毛巾，一下子将这些生活用品背了下来。毛巾面盆汰脚桶，牙刷牙膏香肥皂。汤勺盆子压力锅，碗筷调羹切菜刀。墨水浆糊橡皮筋，铅笔簿子卷笔刀。扫帚畚箕揩台布，皮带衣架新拎包。茶杯茶壶热水瓶，雨伞雨鞋汰浴罩。痰盂烟缸自来火，钢精锅子大铜吊。木梳篦子小镜子，镜框花瓶电灯泡。这是滑稽戏《假夫假妻》中朱守财的一段快口，讲的是为女儿准备嫁妆。杨华生为了不忘记这段词，所以成天背诵，一旦需要一口气就能说出来。这一天，杨华生刚刚背了前两句，营业员开始忙碌。货还没有拿出二三样，杨华生却转身走了。喂——哎！女营业员叫了起来，嘴里嘀咕：“这个老头子是神经病，一息样样要，一息样样勿要。”杨华生自知有愧，转身便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把商场当舞台了。”

杨华生说，老一辈滑稽演员文化程度高的寥寥无几，他们所重视的职业却是需要灵性、智慧、需要文化的。

回到家里，我就把这段录音整理成文字，并且写进了《上海老滑稽》。今天杨华生走了，他那永远年轻的音容笑貌依然是那么清晰、开朗。

院落一角 （油画） 夏葆元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寂静的海里

我其实有一个爱好，是潜水。我耳朵的迷路神经非常过敏，我不能深潜，只能浮潜。所以我就得去背静的海滩。在寂静的海里，追着鱼儿，像海豚那样翻滚，感觉流线型身体的巨大自由，海水又深又蓝，悄无声息，我觉得，能死在海里是最幸福的一件事。那种强烈的陶醉感，就好像年轻时代的爱情。

回来以后，去室内游泳池游泳，才发现在游泳池里一圈圈地转圈，只看到蓝色马赛克模拟着贝壳的光芒，也能看到别人游泳时滑动的手脚，感觉自己好像《红岩》里每天围着监狱围墙跑步的华子良。也有水，也游泳，但自然的安慰与惊喜，完全消失了。由此了解了，被囚禁在水池里的海豚的痛苦。

塔泉云雾茶

楼耀福

辛卯秋，某电视台来嘉定为文化老人鞠国栋拍专题片，邀我和殷慧芬作采访。鞠老先生假座一家酒店，众人到后，服务员照例为大家泡茶，这时横刺里站出个“程咬金”，说了声“慢”，从包里掏出罐茶来：“泡这茶。”我打量一下，初次见面，是位陌生的中年人。鞠老介绍说：“他叫徐来道，是一家茶业公司的老总。”小徐谦和地笑笑，他知道我和殷慧芬：“早就听说你们俩了！”相互握手之后，茶便成了彼此间的主要话题。

那罐茶产自小徐的家乡——安徽宣城，名为“塔泉云雾茶”。李白曾有诗云：“塔泉尽源水，高峰云雾茶。”说的就是它。

我去过宣城，也喝过那里的不少好茶。著名作家鲁彦周在世时，曾组织敬亭山笔会，殷慧芬回家时带来“敬亭绿雪”，其清其纯让我很难忘。宣城还是我的画家朋友江宏夫妇曾经插队的地方。我们曾驱车转悠一天，为寻找他们当年喝过的“像鸡汤一样鲜”的茶。车轮经郎溪、泾县、广德等地，沧桑阡陌，他们喝“鸡汤”茶的地方终没找到，沿途蔚为壮观的茶园却让我们开了眼界，难怪茶圣陆羽在《茶经》中把“宣州”列为重要的产茶地。

宣城的好茶还有不少，如胡适家乡的“金山时雨”，杜牧诗中的郎溪“瑞草魁”，还有产于宁国的“黄花云尖”、泾县的“涌溪火青”、“汀溪兰香”等。“塔泉云雾茶”我是初次见识。小徐说，此茶产于溪口塔泉村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峰山北坡，那里云雾缭绕、泉水不绝，生态环境得天独厚，谷雨前后是采摘的最佳时段。说着，他取一簇于杯中，茶形条状较紧较细，却匀，色呈深绿，有白毫显现。我说：“一般的绿茶，如龙井、碧螺春，都以明前为贵，塔泉茶为什么要在谷雨前后采摘？”小徐说：“山高、天寒，茶长得慢。3月中下旬山上还有冰霜呢！”这话不假，有一年3月，我去过纬度相当的大山，山上还下雪呢。

酒店无泉水，用自来水冲泡似委屈了好茶。虽无好水，“塔泉云雾茶”依然飘着很好闻的香气，难怪当年乾隆皇帝有诗赞美：“天生丽质难自弃,离鼻三尺奇香来。”那茶在杯中飘浮，一叶一芽或两叶包一芽，虽在谷雨前后采摘，一入水中却青白鲜嫩，汤色淡绿明亮。有趣的是，叶片舒展开后，叶脉含些许红色，我想这也许是山上霜冻所致。

“塔泉云雾茶”曾被评为安徽十大名茶之一，多次获名优茶荣誉称号，曾出口英国皇室。如今，小徐所在的茶业公司继承传统工艺，以原产地的塔泉云雾茶为原料，精心制作，奉献世上，实为喜茶人的口福。

由于喜欢“塔泉云雾茶”，临别时，小徐把那罐茶给了我。此后我几乎每天品饮，每当那醇厚鲜爽的滋味在喉舌间回旋时，我不由想，这会不会就是和江宏夫妇在宣城苦苦寻觅的像“鸡汤一样鲜”的茶呢？

壬辰春，江宏夫妇来嘉定，我恰又有两小罐“塔泉云雾茶”，两人一上口就连呼鲜爽。我问：“有一年我们苦苦寻找的‘鸡汤一样鲜’的茶，是不是它？”江夫人说：“就是这个滋味。”一个月后我去他们家，她也以在溪口当地所购“塔泉云雾茶” 款待。我诧异：“江宏画名大，每年春天，朋友、学生送的新茶喝不完，你还自己掏钱买茶？” 她说：“没办法，实在是喜欢那鸡汤一样鲜的味道。”

像微博一样爱

莫小米

我的同事和我说，要聊聊爸爸妈妈的爱情。

同事50多岁，妈妈80岁，患眼疾，已经不大看得见。爸爸大妈妈好几岁，3年前去世。

多久的爱情了，不会褪色？不会模糊？不会只剩一个大致的轮廓？

不会。有字为证。

一片黄色的牛皮纸，半个巴掌大小，估计为信封一角。当年同事的爸爸妈妈同在报社工作，稿件往来，应该有很多的废旧信封。

爸爸是报社一支笔。妈妈是新来的实习生——梳两根麻花辫、穿条花裙子的馋嘴小姑娘。

街上在叫卖炒白果儿，热热香香，淡白壳儿里，翡翠绿的肉。小姑娘熬不住想吃，可兜里没有一分钱。同事的爸爸——那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，很有预见地递上一枚硬币。

小姑娘家教好，不肯吃白食，第二天就扯了那片黄色的牛皮纸，包好一枚硬币，写上3个字：“谢谢你！”放在年轻人桌上。所以那片纸上，有呈三角形的折痕。

谁料下班前，黄色纸片回到了姑娘桌子上，多了一行字：“你忘记付利息了。”

这片纸被同事的妈妈珍藏到今天，当它放到我手心里的一刹那，我差点流下泪来。

小姑娘想辞职去考清华，没人支持，只有那个年轻人。此时他们已经相爱，他不会担心她跑掉吗？她是那么漂亮，清华又才子如云。

不会。他有把握，他的法宝是，微博一样的情书。

某月某日，几点几分：我在看一个你也会喜欢的好稿……某月某日，几点几分：我在听那支歌……某月某日，几点几分：我在想你有没有睡下……某月某日，几点几分：我在贴邮票……

墨水的颜色，字的大小，潦草程度，都不一样。是随时随处，随手写下的，即时的心情。

这是他自创的微博形式啊，在没有微博的年代，谁能做到像他那样？

而且这个加V的微博，不是他把她娶到手就封笔了，他一直一直写，写了一辈子，春风杨柳，万条千条。

3年前，得知自己的病情，他发了一条：“不怕。我很安心，一辈子有你陪着我。”

生命的最后一条是：“谢谢你……”

无时无刻、不分昼夜地关注、表达、传递，具有微博所有的特征。诡异的是，他们之间的第一条微博，就是小姑娘发在一片牛皮纸上的，也同样是这3个字：“谢谢你！”她的爱人回以私信，“你忘记付利息了。”

孩子王阿泉

吴翼民

阿泉是对门永兴车行的小开，是街坊中的孩子王，是我孩提时代最密切的小伙伴。

阿泉家开的是黄包车行，工场内经常停歇许多黄包车，是出租给车夫们做生意的。他常常会瞒着当老板的爹拉辆黄包车载着我们出去兜风白相。他个头不大，拉车吃力，却要显示车行小开的能耐，在平地拉不算，还要拉着上桥，于是便出洋相，稳不住车把，压不牢重心，车后仰，拉车人腾空摔下，头上摔出了包，坐车者也受了惊吓，腿上挫破了皮。他回家去照例会惹出点纠葛——老板肉痛损坏了车子，老板娘心疼摔痛了儿子，彼此就喋喋不休拌嘴舌。往往是老板娘占了上风，便遣伙计炳福去新德源点心店买大肉馒头给阿泉吃。这是苏州人的规矩，小孩跌痛起了包，据说吃大肉馒头可以消肿压惊。阿泉横竖让炳福多捎几个，让我们几个受了惊吓的小淘伴一起享用了。除此之外，阿泉让我们一起享用的还有收音机播放的“空中书场”顾宏伯的评话《包公》肉段书“阴审郭槐”。真是扣人心弦啊！那时，收音机是稀罕之物，阿泉家赅着，逢有好的评话或弹词，他总会邀请小淘伴们去他家温馨的起坐间（客厅）听书，如徐云志的《三笑》、严雪亭的《杨乃武小白菜》、汪雄飞的《三国》等。听了书，他还会伙着我们一起模仿书中的情节，表演一段包公等装扮阎罗王、牛头马面阴审奸臣郭槐呢。

阿泉家枕河而居，他家的河埠成了孩子们的乐园。天一热，阿泉便带着我们下河玩水。从前市河里的水真清，可以游泳、可以攀船。阿泉胆大，敢于攀上过往的西瓜船，抱个西瓜滚下河去。船家骂骂咧咧当口，阿泉娘已经准备了零钱放在一只竹篮，从窗口挂下，船家接过每每多给了的钱钞，就转而夸奖阿泉聪明机灵。阿泉娘一高兴，就做成了船家一担西瓜的生意。

阿泉带着我们在河埠玩耍，捉鱼是常设节目。他取过一只淘箩，放些米，在河埠淘洗，一团乳白色的米泔水涌出，便会引来一群小鱼啄食。他眼明手快提出淘箩，准有几条小鱼被俘获，于是他把废灯泡拆卸去灯头和钨丝，盛水养鱼，系绳挂在起坐间，那透明的灯泡里小鱼游来游去，起坐间一下变得生趣盎然。

夏天在河埠玩耍时，我们常遇到馄饨店阿二早市后在桥旁公用的河埠纳凉。这馄饨阿二长得极肥硕，一边乘凉一边喜好与上河滩洗衣物的女人搭讪，说些不三不四的话。女人们讨厌他，又没法摆脱。阿泉看不惯他这等下流作派，策划着带我们上前去给他点厉害瞧瞧，什么厉害——偷袭他嵌在网眼里的肉。

馄饨阿二浑身都是肥肉，打赤膊靠坐在一张大号藤椅上，身上的肉一颗颗嵌在藤椅靠背的网眼里，饱绽绽白莹莹状如秋天的白果。看着，会引起我们莫名的兴奋。阿泉带头偷偷摸到他的背后，用指甲去掐他网眼里的肉，得手后便逃走。我们就跟在他后边，掐一下，一溜烟逃走，轮番偷袭。谁知，我们的偷袭竟毫不奏效——那阿二非但不生恼，反而开心大笑，笑得浑身的肉乱抖乱颤。阿泉油然联想起馄饨阿二平时最喜欢挠痒痒，自己挠不着背，会到桥上将背部贴着石栏上下左右磨蹭，磨出道道血痕才过瘾呢。我们掐他的背，岂不帮他挠痒痒，正中他的下怀？阿泉左思右想，终于想出了个办法，让我们各自去家里取来哥哥姐姐读书用的铅笔，还有母亲婶婶们夹头发用的轧钗，虽仍是轮番偷袭，武器却有了提升。

哈，这下果然战斗力大为加强，才几下，馄饨阿二就吃不消了，连连呼号，拖着藤椅落荒而逃。

十日谈

儿时玩伴

明日请读一篇《邻家带走了小九妹》